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通天樂 第七種 除魔魅 恤貧現德

### 除魔魅

刻剝貧窮苦漢，固是無良。若匠因惠[虐]待，遂用魔法害人，心甚狠毒，往往自作自受，理所必然。

魔魅法，予不知起初出自何人傳授。予又不知昔人作此害人之法，抑有何益。始作俑者，致今流毒無盡。自當打在十八層地獄，永不得超升。

一念至誠，感動觀音菩薩親傳解法。凡為工匠者，切不可習學魔法，自貽伊戚。

小東門內有個楊寡婦，只生一子。三十多歲夫死，守節撫孤成人，貿易養生。但這寡婦，性最刻剝，專喜討小本窮人便宜。凡日用菜蔬、魚肉、果物，都叫挑擔的到自家門裡來看買，價銀與得甚賤。譬如他人的菜物，務必用重秤多些進入；自己的銀子，務必用輕戥少些兌出。許多貧人，背後怨恨，都有咒罵。其子屢向寡母說道：「小本挑擔窮漢，以及用力僱工，每日不過得銀些微，闔家父母老小俱看著他養活，須要加意厚待，切莫刻剝，就是大德。」奈苦勸不依。

那一年，婦值五十歲。要將房屋重新修造齊整，親族來好看壯觀。因預先叫許多木瓦匠來修造。楊氏不體人情，給與工銀，既是短克，且每日飯食，又著匠頭連菜看都包去。他卻每日大早起來，洗臉後即照管督工。並不許木瓦匠偷閒一刻。只見砌牆的砌牆，鋸刨的鋸刨，俱上緊辛勤。若或稍遲，即高聲數說，甚至嚷罵。揚城舊例，飯食雖然匠頭包攬，其房主卻五日一次搞賞。每人肉半斤，酒一斤。這寡婦逢搞，每人肉六兩，酒半斤。眾匠都怨恨他克減。有一李匠背後低說道：「這惡虔婆，這樣刻剝我們，又這樣瑣碎我們，若叫他過得過大壽日，不信我的手段。」氏子竊聞此話，即背著寡母私向眾匠說道：「我母親有些蠢性，每每多話得罪，今後逢搞之日，我另外每人加酒一斤，加肉四兩，看我情面，不可理他。」又向諸匠奉揖，賠個小心。眾俱應諾。

不一日屋俱修造完整，煥然一新。才把眾匠打發出門，忽然楊氏受涼發熱。氏子急忙請醫服藥，日漸病重，七日歸陰。可憐子哀痛異常，治喪停柩在堂。其子每夜在柩旁伴宿，過了三日。那夜楊氏披髮向兒痛哭道：「我因薄待工匠，有李匠大沒良心，刻個木人，現今藏在脊正中魔魅，你明早著人取出來。他害了我性命，你速代我報仇。」氏子扳母嚎哭，跌倒醒了，才知是夢。不候天明著人爬上屋，於脊中果然取出木雕的婦人，有三寸長，心中釘一鐵釘，背面朱符又寫楊氏二字。因痛恨切骨，叫僕到李匠家，只說瓦被貓伙打翻，天要下雨，急等鋪拾。哄李匠來家，閉緊門，將刻的木人放李匠面前，把他兩手綁住，用棍把兩腿痛打，又將拐骨打碎。拾往江都縣衙門，正值縣尊坐在堂上。那時是晉縣尊，聽見喊稟，就喚匠人上堂，把木人與他看，問明情由，自認不諱。喝叫皂隸重責三十板。縣尊見匠臉青變氣喘將死。吩咐抬回，候棒瘡略好，再押來枷號示眾。才扛出縣門，匠已氣絕，蘆席也沒得裹，即刻拖出城外埋了。

氏子因母自小守寡，撫養成人，平日性極孝順。今魔匠雖然處死，只是日夜悲哭，又想這魔法，受害者不只我一家，如何有法盡除，令普天下的人俱安穩無殃，方滿我心願。哭想了三日，又夢見母來說道：「你平昔最敬奉觀世音菩薩，又時常念大明神咒。你只虔誠求菩薩賞法永除，自有靈應。」說完驚醒，原來他家神龕內，供奉觀世音菩薩聖像。自見夢之後，因在喪中，時時對著聖像祈禱，未十日，門外來了一布衣婦人，手敲木魚，口誦六字真言，向氏子說道：「你因母被魔死，又想法要除害救世，真是個賢孝好人。我不可不傳，但我的法最容易，凡起造房屋，可用婦人出恭的糞馬桶，只倒去大小便，不必水刷，就是污穢的，坎在地下。於木瓦開工日那晚起，莫與人知曉，密將木匠的斧、鑿、墨鬥、畫齒，瓦匠的鐵瓦刀、泥鼻，放在無人處地下，把馬桶口向下，底在上，到坎在木瓦匠傢伙上過夜，早晨仍放原處。次日將此馬桶照舊出恭，另換今日出恭的糞馬桶，又如此，轉換坎著，一連三夜。到了房屋造完，工匠都散去了，那日就神前焚香叩頭，用淨水一碗，柳葉一枝，口誦南無靈感觀世音菩薩三遍。左手持水碗，右手執柳枝，於梁柱牆壁各處遍灑。一面手灑，一面口念：唵麼尼鉢納彌吽。匠如作魔，為者自當。我家福壽，世代安康。此咒語，自唵字起，至吽字止，是正咒。後四句是祈求心願語，俱要接連虔誠念誦。不拘幾十遍，各處灑完，然後對神再拜而退。依此法解救，雖有壞匠諸般魔魅，俱不靈應。且為法的匠人，俱自遭大害。所謂自作自受者是也。但此咒不獨此二事，凡各樣祈求心願，俱得圓滿如意，持咒之人，永離生老病死諸災難苦惱。其功甚大，切記切記。」氏子聽完大喜。進內封銀酬謝，及至出來婦已不見了。各處趕尋不見，知是菩薩顯靈。回家焚香望空叩謝。自後遍傳，依法治之，則人家俱安泰無恙。氏子姓汪名志進，是當代好人，不可不知。

### 恤貧現德

世上最勞苦者，莫如肩挑步擔之貧民。典衣借貸暫為資本，不過販賣菜蔬魚果食點等物。每日戴月披星而出，吞饑忍渴而歸。夏則揮汗如雨，冬則敝履凝霜輾轉街市。盡日奔馳，雖得蠅頭微利，一家之生命係焉。得利則一家喜，失利則一家怨矣。有等不體恤人情者，素性慳吝。若遇顯親宦友，揮金不借，專於經紀貧民，忍心刻薄。又有一等仗勢之人，強用色銀，巧買克價，賒欠不還，討急反毆，致彼本利虧折，告訴無門。獨不念我有父母妻子，朝饔夕飧，彼豈無父母妻子專望養活乎。又有一等人，因無資本，倚力資生，如車腳轎織等類，更為辛苦，尤宜體恤。在我只須公價不賒，准戥高色，彼即闔家沾潤。否則眾口咒恨，人怨既多，天災必至。予每見為此小事而得凶難者，皆因薄行所致而然也。普勸仁人君子時存恤貧拯苦之心，廣施長厚。此現在之德，定有多福之應矣。